

书香——世界上最甜美的味道

志向——

成长路上前进的目标

读书——

最智慧的行为

励志——

每一个人都应有的风貌

最温馨的情感散文

Zinggan Sanwen

最温馨的情感
力的
情感散文

王龙君◎编著



学生健康成长必读书系
SANWENXI
xueshengjianchang
chengzhangbiduxiao
* 散文系

读一部好书，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；读一篇优美的散文，就是和一颗至纯至美的心灵晤谈。通过阅读本书，让你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，开阔文学视野，提高审美意识，陶冶思想情操，提升人生品位。

品味经典，收获无限。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

最温馨的情感散文

王龙君 编著

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温馨的情感散文 / 王龙君编著. —长春 : 吉林

大学出版社, 2010.5

(中学生健康成长必读书系·散文系)

ISBN 978-7-5601-5779-5

I. ①最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世界

IV. ①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89955号

敬启

本书的选编，参阅了一些报刊、著述和图片。由于联系上的困难，部分入选作品的作者（或译者）未能取得联系，谨致深深的歉意。敬请原作者（或译者）见到本书后，及时与出版社联系，以便我们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稿酬并赠送样书。

最温馨的情感散文

王龙君 编著

责任编辑、责任校对：王世林

封面设计：安丰文化

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16

2010年06月第1版

印张：20 字数：250千字

2010年0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01-5779-5

定价：3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社址：长春市明德路421号 邮编：130021

发行部电话：0431-88499826

网址：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
E-mail：jlup@mail.jlu.edu.cn



如画的人文风情，装点着你的精神家园。

诗意的人生感悟，滋润着你的心灵土壤。

在阅读中体验成长的快乐，在品味中收获人生的智慧。



中学生健康成长必读书系

总策划：李继增

主 编：王 凡 燕 燕 华 芬 潘凤云 王龙君

编 委（排名不分先后）：

王东祁 王 智 李唐军 柏文斌 李志宏 刘 洋
唐艳风 王满春 徐海英 杨书亮 陈玉芳 桂毅然
张艳云 陈海波 陈建军 陈美英 陈绍冬 陈绍利
陈亚明 陈志高 戴 洛 邓家倚 桂朱文 桂 鑫
何梦瑶 何云祥 何志衡 贺盖华 梁端娥 刘东坡
刘红良 刘文建 刘文军 唐 敏 唐嫣梦 王铁锹
肖顺元 伍迎宾 谢建强 杨新谱 杨志芳 曾冰琳
张海燕 张永顺 周永昌 朱双明 周治平

前言

温馨是当年识恋爱，初相逢时一见钟情的甜蜜……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庆幸自己在茫茫人海中遇到了你。一个让我写在心里，刻在脑里的你，当时那双温柔带笑的眼，轻易就捕捉了我的满满思绪，一枕相思入梦境，与君同舞在梦中。

原来，温馨竟是这么的醉人芳香！

温馨是走在雨中徘徊，一把伞下着你我身影时的浪漫……细雨甜而清，总是在这时我默默祈求雨不要停，靠在你温暖的身上，闻着身上清爽的气息，就算这雨淋到，也是一股暖流入心田。丝雨有心助世人，世人有情亦成双。

原来，温馨竟是这么的清彻透明！

温馨是相爱时，走在大街上，被你紧紧挽住手时的依赖……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，你总是把我绑在身边，大街上的行人双双对对，看向身边的你。有人相随竟比零落单影更让人向往，因为这样体会不到孤单，也不会知道假装孤单是种美的凄迷心态。

原来，温馨就是执子之手，与子携老的美丽承诺！

温馨是下班之后，烧后饭菜等待他回来时的焦急心里……挽袖洗手做汤肴，贪恋的看着他吃光一盘盘的菜。那种心情比自己吃到山珍海味时还要开心，更喜欢他吃完后调皮的说，老婆的手艺越来越精，之后动手收拾洗碗筷时的天伦。

原来，温馨也是这么平凡的让人难以割舍！

.....
温馨是一首唱不完的歌，歌词动人又美丽；

温馨是一曲哼不厌的旋律，音符跳跃在你我的之间；

温馨是一支跳不完的舞，每一节拍都是一种幸福；

温馨是.....温馨是有你相随的一生。

本书精选的情感散文浓缩了人间的亲情、爱情和友情，以激情与柔情并存的笔端，在有限的篇幅里，抒发了作者无限的情感。以含情之笔说理，以明理之言诉情，感人肺腑，催人泪下。打动读者的情感散文精品，会让勇者无怨，智者无憾。如此精彩，你又岂能错过！

好书就像好茶。好茶每冲泡一遍，都有不同的味道；而好书每读一遍都会有不同的感悟。请像品一杯好茶一样慢慢地阅读本书，让书香在你的心中荡漾，为你的心灵在喧嚣的世界里营造一块静谧的园地！

编者

2010年5月

目 录

CONTENTS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背 影..... | 作者：朱自清 / 1 |
| 儿 女..... | 作者：朱自清 / 3 |
| 给亡妇..... | 作者：朱自清 / 8 |
| 纪念友人世弥..... | 作者：巴金 / 11 |
| 做大哥的人..... | 作者：巴金 / 14 |
| 我的房东..... | 作者：冰心 / 20 |
| 叫我老头子的弟妇..... | 作者：冰心 / 27 |
| 张 嫂..... | 作者：冰心 / 31 |
| 我的学生..... | 作者：冰心 / 35 |
| 爸爸，我不想做你的女儿..... | 作者：佚名 / 43 |
| 有一种欺骗叫真爱..... | 作者：胥子伍 / 47 |

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爱的履历 | 作者：梅洁 / 50 |
|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| 作者：双瞳 / 54 |
| 有一种爱，说不出口 | 作者：王宁 / 57 |
| 满树紫藤花开 | 作者：叶紫 / 61 |
| 你只是不知道，其实我也 很爱你 | 作者：凌霜降 / 63 |
| 你是我一生的陪伴..... | 作者：刘墉 / 67 |
| 幸福的谎言 | 作者：佚名 / 70 |
| 天堂里人人都有皮鞋穿 | 作者：邱长海 / 74 |
| 下辈子，你不要再做我的孩子！ | 作者：佚名 / 77 |
| 父爱，一首我没有读懂的诗 | 作者：千北 / 80 |



- 想你，与爱情无关 作者：居雪 / 84
眼泪这么近，背影那么远 作者：包利民 / 86
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作者：佚名 / 89
等待的丹顶鹤 作者：佚名 / 92
爱，那么疼 作者：骆冰 / 95
母亲的盲道 作者：朱砂 / 100
哥，我是小贝 作者：妩媚儿 / 104
夜的思 作者：佚名 / 109
家是放心的地方 作者：佚名 / 111
爱到深处是不忍 作者：郝卫宁 / 114
爱的一笔永恒 作者：亿万斯年 / 120
一张忘取的汇款单 作者：安宁 / 123
父亲的电话情结 作者：佚名 / 125
走进新疆 作者：佚名 / 128
一段路，三个人 作者：卫宣利 / 131



- 珍惜友情 作者：佚名 / 135
爱如芙蓉年年开 作者：金子 / 138
她的一生 作者：席慕蓉 / 141
她押了一生的岁月 作者：尤今 / 143
今年一定回家过年 作者：佚名 / 147
母语 作者：佚名 / 149
遇到，就是一种缘 作者：佚名 / 151
下一站幸福！ 作者：佚名 / 153
情感的莲花 作者：佚名 / 155
善良的种子会开花 作者：梅寒 / 157
学会选择，学会放弃 作者：风舞琉璃 / 160
爱，不说的错 作者：男人树 / 162
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作者：冰雪 / 164
父 亲 作者：佚名 / 168
母亲，对不起 作者：佚名 / 171
最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：生命花 / 173



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 作者：喻虹 / 176

如我们不曾遇见 作者：灿若星辰 / 179

在远去的背影里怀念 作者：清闲尘梦 / 181

其实我也爱你 作者：积雪草 / 184

让我最后一次想你 作者：司马剑雪 / 188

父亲的贫穷与母亲的富有 作者：佚名 / 190

流浪，灯火阑珊 作者：依依 / 192

妈帮我捡回丢失的良心 作者：佚名 / 194

感 动 作者：马星 / 199

请把我的情感留下 作者：清心梅子 / 201

哲人的爱 作者：秦牧 / 203

哭冯至先生 作者：季羡林 / 206

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作者：季羡林 / 209

一生的爱 作者：三毛 / 212

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：月白风清 / 218



最美的放弃 作者：王昊 / 221

我们在月光下 作者：潘玥瑛 / 223

那一抹古典的忧伤 作者：伊人 / 225

电话那头的母亲 作者：笑对人生 / 227

我心目中的大姐 作者：柳湖岸边 / 232

村里拉电的日子 作者：任翔 / 234

我的青春年华 作者：花想容 / 236

总有一种爱永记心上 作者：馨沁 / 238

有雪的日子想你 作者：佚名 / 241

父亲的痛 作者：风华正茂 / 243

橄榄绿的海 作者：任翔 / 2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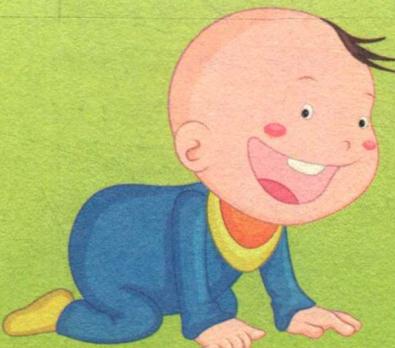
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作者：旭阳 / 249

雪中的思念，遥远亲切 作者：佚名 / 251

那个夏天很冷 作者：佚名 / 254

记得这些，只因为记得你 作者：小猪 / 256

凝结于指缝的思念 作者：追寻飞鱼 / 25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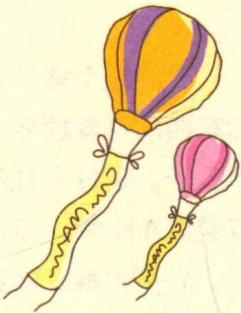
首
页
目
录
最
美
情
歌
精
选

- 藤萝花开，你已不在 作者：蓝枫灵 / 260
梦里握住了你的手 作者：佚名 / 262
清明泪 作者：追忆似水年华 / 264
栀子花香 作者：糊里糊涂 / 266
老师，我想和您成为朋友！ 作者：佚名 / 269
相思在雨夜 作者：晓雨 / 271
对象不错，时间错了 作者：漫晴依缘 / 273
油菜花 作者：愁清风 / 276
梦里梦外知多少 作者：冰酒幻心 / 278
不幸的她 作者：张爱玲 / 281
此夜无眠 作者：暉琪儿 / 283
香水有毒 作者：孤星泪 / 285
乡思兄妹树 作者：茅草 / 287
想起你时很温暖 作者：薰依草的爱情 / 290



- 亲情如水 作者：佚名 / 292
再见了，我的大学 作者：佚名 / 295
想念你，我的车夫弟弟 作者：佚名 / 298
我幸福我快乐，因为有浓浓
 亲情包围我 作者：佚名 / 303
 我的生命我的船 作者：小棉袄漫 / 305
 铜烟嘴里的爷爷 作者：佚名 / 308





背影

作者：朱自清

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，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。那年冬天，祖母死了，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，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，我从北京到徐州，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。到徐州见着父亲，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，又想起祖母，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。父亲说，“事已如此，不必难过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！”

回家变卖典质，父亲还了亏空；又借钱办了丧事。这些日子，家中光景很是惨淡，一半为了丧事，一半为了父亲赋闲。丧事完毕，父亲要到南京谋事，我也要回北京念书，我们便同行。

到南京时，有朋友约去游逛，勾留了一日；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，下午上车北去。父亲因为事忙，本已说定不送我，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。他再三嘱咐茶房，甚是仔细。但他终于不放心，怕茶房不妥帖；颇踌躇了一会。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，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，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。他踌躇了一会，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。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；他只说，“不要紧，他们去不好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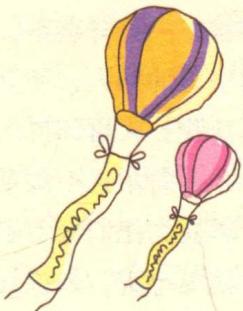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过了江，进了车站。我买票，他忙着照看行李。行李太多了，得向脚夫行些小费，才可过去。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。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，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，非自己插嘴不可。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；就送我上车。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；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。他嘱我路上小心，



夜里警醒些，不要受凉。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。我心里暗笑他的迂；他们只认得钱，托他们直是白托！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，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？唉，我现在想想，那时真是太聪明了！

我说道，“爸爸，你走吧。”他往车外看了看，说，“我买几个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动。”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。走到那边月台，须穿过铁道，须跳下去又爬上去。父亲是一个胖子，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。我本来要去的，他不肯，只好让他去。我看他戴着黑布小帽，穿着黑布大马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蹒跚地走到铁道边，慢慢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难。可是他穿过铁道，要爬上那边月台，就不容易了。他用两手攀着上面，两脚再向上缩；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，显出努力的样子。这时我看他的背影，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。我赶紧拭干了泪，怕他看见，也怕别人看见。我再向外看时，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。过铁道时，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，自己慢慢爬下，再抱起橘子走。到这边时，我赶紧去搀他。他和我走到车上，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。于是拍衣上的泥土，心里很轻松似的，过一会说，“我走了，到那边来信！”我望着他走出去。他走了几步，回过头看见我，说，“进去吧，里边没人。”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，再找不着了，我便进来坐下，我的眼泪又来了。

近几年来，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，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。他少年出外谋生，独力支持，做了许多大事。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！他触目伤怀，自然情不能自己。情郁于中，自然要发之于外；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。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。但最近两年的不见，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，只是惦记着我，惦记着我的儿子。我北来后，他写了一封信给我，信中说道，“我身体平安，惟膀子疼痛厉害，举箸提笔，诸多不便，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。”我读到此处，在晶莹的泪光中，又看见那肥胖的，青布棉袍，黑布马褂的背影。唉！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！



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：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光辉也罢，倒霉也罢，平凡也罢，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。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，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，便自称心满意。

儿女

作者：朱自清

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。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，便觉得不自在。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，要剥层皮呢！更有些悚然了。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，在胡适之先生的《藏晖室札记》里，见过一条，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；文中并引培根的话，有妻子者，其命定矣。当时确吃了一惊，仿佛梦醒一般；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，又有什么可说？现在是一个媳妇，跟着来了五个孩子；两个肩头上，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，真不知怎样走才好。命定是不用说了；从孩子们那一面说，他们该怎样长大，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。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，做丈夫已是勉强，做父亲更是不成。自然，子孙崇拜，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，我也有些知道；既做着父亲，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，知道是不行的。可惜这只是理论，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，在野蛮地对付着，和普通的父亲一样。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，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；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，始终不能辩解——像抚摩着旧创痕那样，我的心酸溜溜的。有一回，读了有岛武郎《与幼小者》的译文，对于那种伟大的，沉挚的态度，我竟流下泪来了。去年父亲来信，问起阿九，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。信上说，我没有耽误你，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。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。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？我不该忘记，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！人性许真是二元的，我是这样地矛盾。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。



你读过鲁迅先生的《幸福的家庭》么？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！每天午饭和晚饭，就如两次潮水一般。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，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。急促繁碎的脚步，夹着笑和嚷，一阵阵袭来，直到命令发出为止。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，将命令传给厨房里的佣人；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。于是这个说，我坐这儿！那个说，大哥不让我！大哥却说，小妹打我！我给他们调解，说好话。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，我有时候也不耐烦，这便用着叱责了；叱责还不行，不由自主地，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。于是哭的哭，坐的坐，局面才算定了。接着可又你要大碗，他要小碗，你说红筷子好，他说黑筷子好；这个要干饭，那个要稀饭，要茶要汤，要鱼要肉，要豆腐，要萝卜；你说他菜多，他说你菜好。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，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。我是个暴躁的人，怎么等得及？不用说，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。虽然有哭的，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。吃完了，纷纷爬下凳子，桌上是饭粒呀，汤汁呀，骨头呀，渣滓呀，加上纵横的筷子，欹斜的匙子，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。吃饭而外，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。游戏时，大的有大主意，小的有小主意，各自坚持不下，于是争执起来；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，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，被欺负的哭着嚷着，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。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，但不理的时候也有。最为难的，是争夺玩具的时候：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，却偏要那一个的；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不论如何，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。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，但大致总有好些起。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，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，或站起来一两次的。若是雨天或礼拜日，孩子们在家的多，那么，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，也有过的。我常和妻说，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！有时是不但成日，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，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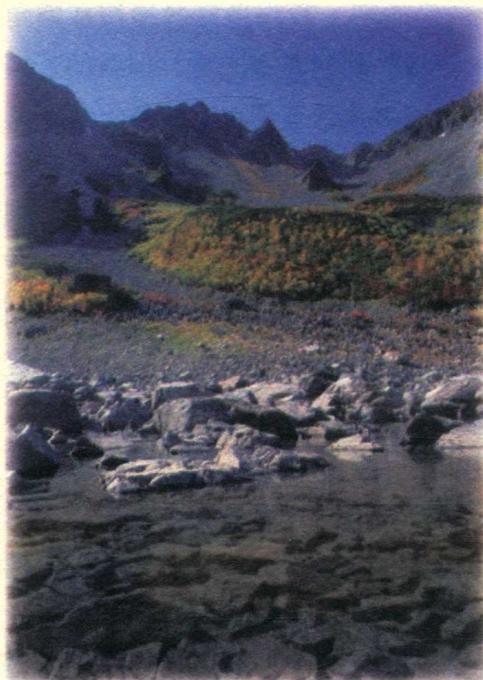
我结婚那一年，才十九岁。二十一岁，有了阿九；二十三岁，又有了阿菜。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，哪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，辔头，和缰绳？摆脱也知是不行的，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些日子，真苦了这两个孩子；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！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，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。不知怎地，这孩子特别爱哭，又特别怕生人。一不见了母亲，或来了客，就哇哇地哭起来了。学校里住着许多人，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，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；我懊恼极了，有一回，特地骗出了妻，关了门，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。这件事，妻到现在说起来，还觉得有些不忍；她说我的手太辣了，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！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，也觉黯然。阿菜在台州，那是更小了；才过



了周岁，还不大会走路。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，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；因此生了好几天病。妻说，那时真寒心呢！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。我曾给圣陶写信，说孩子们的折磨，实在无法奈何；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。这虽是气愤的话，但这样的心情，确也有过的。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，磨折也磨折得久了，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；加以增长的年岁增长了理性的裁制力，我能够忍耐了——觉得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材的父亲，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。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，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，我至今还觉如此。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；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，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，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！

正面意义的幸福，其实也未尝没有。正如谁所说，小的总是可爱，孩子们的小模样，小心眼儿，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。阿毛现在五个月了，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，或向她做趣脸，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，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。她不愿在屋里待着；待久了，便大声儿嚷。妻常说，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。她说她像鸟儿般，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。闰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，笨得很，话还没有学好呢。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，文法错误，发音模糊，又得费气力说出；我们老是要笑他的。他说好字，总变成小字；问他好不好？他便说小，或不小。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；他似乎有些觉得，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——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时候。他有一只搪瓷碗，是一毛来钱买的；买来时，老妈子教给他，这是一毛钱。他便记住一毛两个字，管那只碗叫一毛，有时竟省称为毛。这在新来的老妈子，是必须翻译了才懂的。他不好意思，或见着生客时，便咧着嘴痴笑；我们常用了土话，叫他做呆瓜。他是个小胖子，短短的腿，走起路来，蹒跚可笑；若快走或跑，便更好看了。他有时学我，将两手叠在背后，一摇一摆的；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。他的大姊便是阿菜，已是七岁多了，在小学校里念着书。在饭桌上，一定得啰啰唆唆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；气喘喘地说着，不管你爱听不爱听。说完了总问我：爸爸认识么？爸爸知道么？妻常禁止她吃饭时说话，所以她总是问我。她的问题真多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？是不是真人？怎么不说话？看照相也是一样。不知谁告诉她，兵是要打人的。她回来便问，兵是人么？为什么打人？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，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？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？诸如此类的问题，每天短不了，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。她和闰儿在一处玩儿，一大一小，不很合式，老是吵着哭着。但合式的时候也有：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，那个便钻进去追着；这个钻出来，那个也跟着——从这个床到





那个床，只听见笑着，嚷着，喘着，真如妻所说，像小狗似的。现在京的，便只有这三个孩子；阿九和转儿是去年北来时，让母亲暂时带回扬州去了。阿九是欢喜书的孩子。他爱看《水浒》，《西游记》，《三侠五义》，《小朋友》等；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。只不欢喜《红楼梦》，说是没有味儿。是的，《红楼梦》的味儿，一个十岁的孩子，哪里能领略呢？去年我们事实上只能带两个孩子来；因为他大些，而转儿是一直跟着祖母的，便在上海将他俩丢下。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分别的一个早上。我领着阿九从二洋泾桥的旅馆出来，送他到母亲和转儿住着的亲戚家去。妻嘱咐说，买点吃的给他们吧。

我们走过四马路，到一家茶食铺里。阿九说要熏鱼，我给买了；又买了饼干，是给转儿的。便乘电车到海宁路。下车时，看着他的害怕与累赘，很觉恻然。到亲戚家，因为就要回旅馆收拾上船，只说了一两句话便出来；转儿望望我，没说什么，阿九是和祖母说什么去了。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，硬着头皮走了。后来妻告诉我，阿九背地里向她说：我知道爸爸欢喜小妹，不带我上北京去。其实这是冤枉的。他又曾和我们说，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！我们当时答应着；但现在已是第二个暑假了，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。他们是恨着我们呢？还是惦着我们呢？妻是一年来老放不下这两个，常常独自暗中流泪；但我有什么法子呢！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一句无名的诗，不禁有些凄然。转儿与我较生疏些。但去年离开白马湖时，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扬州话（那时她还没有到过扬州呢），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着我：我要到北京去。她晓得什么北京，只跟着大孩子们说罢了；但当时听着，现在想着的我，却真是抱歉呢。这兄妹俩离开我，原是常事，离开母亲，虽也有过一回，这回可是太长了；小小的心儿，知道是怎样忍耐那寂寞来着！

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。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，说儿女的吵闹，也是很有趣的，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；他说他真不解。子恺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，真是蔼然仁者之言。圣陶也常常为孩子操心：小学毕业了，到什么中学好呢？——这样的话，他和我说过两三回了。我对他们只有惭愧！可是近来我也渐渐觉着



自己的责任。我想，第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，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。我亲眼见过一个爱儿女的人，因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们，便将他们荒废了。他并不是溺爱，只是没有耐心去料理他们，他们便不能成材了。我想我若照现在这样下去，孩子们也便危险了。我得计划着，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。但是要不要他们像我自己呢？这一层，我在白马湖教初中学生时，也曾从师生的立场上问过丐尊，他毫不踌躇地说，自然啰。近来与平伯谈起教子，他却答得妙，总不希望比自己坏啰。是的，只要不比自己坏就行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。职业，人生观等，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；自己顶可贵，只要指导，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，便是极贤明的办法。

予同说，我们得让子女在大学毕了业，才算尽了责任。SK说，不然，要看我们的经济，他们的材质与志愿；若是中学毕了业，不能或不愿升学，便去做别的事，譬如做工人吧，那也并非不行的。自然，人的好坏与成败，也不尽靠学校教育；说是非大学毕业不可，也许只是我们的偏见。在这件事上，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；特别是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，知道将来怎样？好在孩子们还小，将来的事且等将来吧。目前所能做的，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——胸襟与眼光；孩子们还是孩子们，自然说不上高的远的，慢慢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。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：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光辉也罢，倒霉也罢，平凡也罢，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。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，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，便自称心满意。——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，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？

